

欧美文学大家经典文库

庭长夫人

(下)

[西班牙] 克拉林 著

World Classic Literature
Collection

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丛书
(下)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目 录

第十七章	(351)
第十八章	(372)
第十九章	(392)
第二十章	(414)
第二十一章	(451)
第二十二章	(479)
第二十三章	(500)
第二十四章	(513)
第二十五章	(528)
第二十六章	(546)
第二十七章	(569)
第二十八章	(600)
第二十九章	(617)
第三十章	(641)

第十七章

万圣节(十一月二日)那天的傍晚,天色刚暗下来,庭长夫人在花园里散步,当她走到弗里西利斯栽种的桉树下时,佩德拉对她说,讲经师先生来探访。安娜对讲经师的到来感到异常吃惊。

“去把客厅的灯点上,将他先请到这儿来。”

讲经师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花园时,看到安娜正坐在凉棚下等他。“下午天气很好,像是九月份的天气,可惜好景不会很长,不久斐都斯塔就会变得阴雨连绵不断。”这就是他们俩见面时的开场白。

当讲经师突然间有些冒失地问起她的头痛病状况如何时,安娜慌了起来,有些不知所措,一时不知该做何反应。

她都忘了自己撒的谎。于是安娜只好吞吞吐吐地对讲经师说,自己虽然出来散步,但头还是隐隐作痛,而讲经师却轻而易举地证实了自己的猜疑:他的这个女友欺骗了他!

教士脸色有些苍白,他的声音在微微颤抖。他坐在摇椅上,不停地晃来晃去。

他们继续谈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安娜的心境却一刻也不能平静,她心慌意乱地等着堂费尔明对她挑明这次不同寻常的突然造访的目的。

讲经师其实也不敢对她明说自己为什么要突然来看她,事实上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他只是因为心情不好,一时心血来潮,就来这儿了。至于他心情不好的原因,却是不能对这位夫人明说的。

绰号叫“塌鼻梁”的那个教士是专门为唐娜·保拉效劳的“包打听”。这个人爱看戏,常常穿着便服去剧场看戏。早在神学院念书时,他就开始干这种勾当了。当时,神学院院长吩咐他去顶层楼座,让他看看有没有学生去看戏,这一回是“塌鼻梁”他自己去的。在前一天的晚上他曾经去过剧场,并且还见到了庭长夫人,于是第二天的

上午唐娜·保拉就立刻知道了庭长夫人昨天晚上去过剧场的消息，并且在吃午饭时，委婉而又巧妙地将这个消息告诉给她的儿子。

“我真不敢相信这位庭长夫人昨天晚上会到剧院去。”

“可是已经有人看见了她，我正是听看见那个人说的。”

讲经师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女友所犯下的过错使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以当地人们的传统的伦理道德观来看，在四旬斋和万圣节这样神圣而重大的日子里，是不允许参加娱乐活动的，而看戏在斐都斯塔的善男信女的意念中和宗教界习惯规则中也包含在娱乐活动之内，那些在剧院里拥有包厢的太太们昨天晚上都没有去看戏，当然她们也不会允许有别人进入到她们的包厢之中。帕艾斯的女儿没有去，唐娜·佩德罗尼拉自己也从来不看戏，但是她以前曾替四个侄女租了包厢，不过那天也没有让她们去戏院看戏。

安娜一直都是跟着讲经师忏悔的虔诚信徒，她平时从来不爱看戏，可这次却偏偏在禁止看戏的那个晚上不顾宗教传统观念的束缚去剧场看戏。

讲经师很不高兴地离开了家。

对他而言，安娜去看戏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因为他认为她总有一天会改变她的这种习惯，可是，人们会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堂库斯托蒂奥，副主教和其它那些跟他作对的人会对他讥笑不止，说他这个讲经师对于跟着他忏悔的教徒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力……这对于他说来才是可怕的，他就怕出这个丑。就根本问题来说，这也不能全怪别人，也得怪他自己，因为他总是拖拖拉拉，没能及早给安娜上紧宗教信仰这根弦。

他来到圣器室，见到正如他预料之中那样，大祭司里帕米兰和和副主教莫乌雷洛先生正在激动的争论着什么。大祭司手舞足蹈。就像在击剑一样，而副主教相对比较平静，他笑着说，庭长夫人居然会在万圣节的晚上去看戏，这种行为根本算不上虔诚的信徒。

里帕米兰激动地高声喊叫：

“我的先生，社会义务高于一切嘛。”

教长生气了，他愤怒而又镇静地说：

“哦，不能这么说，怎么能这样说呢？大祭司先生，应该是宗教义务高于一切……是宗教义务……这样才对。”

他颤抖着从珍珠母鼻烟盒内抽出一点碎烟丝闻了闻。他总是习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结束他自己支离破碎的话语。

“社会义务也的确值得尊重。”作为部长亲戚的那个教士意味深长地说，尽管他觉得这种说法有些王权高于一切的味道，但是他身为王国最高公证人的表亲，对这种观点自然表示赞同。

“社会义务嘛，”格洛塞斯特尔平心静气地反驳教士的观点，“请原谅，社会义务当然是非常值得尊重的，这一点毫无疑问，然而仁慈的上帝也同时认为，社会义务和宗教义务也应该是相一致的。”他的话说得非常委婉、圆滑，一字一顿，有板有眼。

然而，他的话却引起了众人的反对。

“荒唐！”里帕米兰暴跳如雷。

“荒唐！”教长也愤怒地一巴掌合上了鼻烟盒。

“荒唐！”主张王权高于一切的那个教士更不能容忍这种说法。

“诸位先生，这两种义务原本就不该互相抵触。社会义务既然是全社会的义务，就不应该和宗教义务相分离，更不应该和它唱对台戏。我们尊敬的塔帕雷利就是这样说的。”

“塔帕什么？”教长不屑地问，“别再跟我提起那些德国人了，这个莫乌雷洛啊，为什么总是喜欢引用一些乱七八糟的说法。”

“先生们，你们不觉得我们已经离题了吗？”里帕米兰激动地涨红了脸，粗着脖子大声嚷道，“我们的问题应该是……”

“没有问题嘛。”格洛塞斯特尔努力地辩解着。他实在不愿当着堂费尔明的面说庭长夫人缺乏虔诚的信仰。

刚才他曾经很巧妙地将他们之间的争论引入哲学的范畴，而现在又把话题引回了神学领域。这么一来，无疑是往头上泼了水。道貌岸然的宗教权贵向来对神学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从来都不会也

不敢议论“上天的事”。

走进圣器室听到大祭司里帕米兰和副主教莫乌雷洛等人的谈话，堂费尔明就已经知道他们是在议论安娜在万圣节上剧院的事儿。看起来全斐都斯塔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本来就很不高兴，再听到他们的谈话更心烦了。这么一来他的威望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然而，这位庭长夫人还不愿意和他见面，真够冷酷无情的。他原本想告诉安娜，上午不要去忏悔，让她改在下午去，以免引起其他女教徒们的注意。“您最好夹在她们中间进行忏悔，还有就是，我估计您可能不知道哪几天我不去忏悔室，所以到时我会通知您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多谈一会儿啦。”在那天下午，他就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她，但她却说自己头痛。在帕艾斯的家里，也有人谈起安娜看戏的事儿。“有几位曾经答应不去的夫人也去了。就连从不上剧院的安娜·奥索雷斯居然也去了。”

讲经师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帕艾斯家。奥维多虽已有所收敛，但是她的那种讥笑仍然使讲经师受不了。

他不假思索地径自来到了新广场，随后，就敲响了庭长夫人家的大门。

他根本没有必要说明自己的来意。

见安娜对自己撒了谎，堂费尔明就不禁火冒三丈，他因此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仍使脸上带着微笑。

他有什么权利去支配她呢？没有。如果她真的起来反抗，他又有什么办法来制服她吗？他能拿宗教和信仰去吓唬她吗？也绝对不行。从这位夫人的角度来看，宗教从来就不是什么恐怖的东西。要么用利害关系说服她，或拿感情去感化她？他现在还不能自诩已经从精神上说服她了，不能、也不敢说她从感情上已与自己贴近了。看样子事情到了这一步，只有要点外交手腕了。“先恭后倨”一向是他办事所奉行的原则，这和福音书上的教诲是没有矛盾、也是毫不相干的。

虽然眼看着无关紧要的闲话说个没完没了，但讲经师又不愿意

还没有做任何事就匆匆离开，于是为了结束毫无意义的谈话，他只有无奈地保持沉默，忧郁地望着布满繁星的天空。而她就坐在凉棚门口。

夜晚早已悄悄降临，但天气还不是很冷，至少他们并没有感到寒冷，这时佩德拉走进来对他们说，客厅已点了灯。安娜直起身子说：

“那我们就进客厅吧。”

而讲经师却说，如果唐娜·安娜的身体吃得消的话，不妨就坐在外面吧。

堂费尔明没有说话，他一直保持着沉默，忽而又仰望星空，这表明他有要事和安娜谈。

果然是这样。讲经师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我还没有对您说清楚为什么我会让您在今天下午去大教堂。我很想对您说清楚这件事，所以才会上这儿来。除了对您的健康表示关切之外，我还想对您说，我认为您在上午进行忏悔是不合适的。”

安娜怔了怔，随即用眼神询问他为什么。

“有几个原因：其一，您曾经对我说过，堂维克多不喜欢您常去教堂，更不喜欢您早起。如果您改为下午去的话，他可能不会那么的反感，甚至他可能根本不知道您去教堂了。当然，这并不是欺骗他。如果他问起这件事，您就如实对他说，如果不问起的话，您也就不用多言了。这件事本来就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情，所以根本谈不上欺骗或者隐瞒。”

“是这么回事。”安娜好像若有所思。

“还有一个原因：一般来说，早上我是很少听忏悔的。如果说为您而破例的话，必然会引起和我作对的那些人的非议，他们的人数不少，而且什么人都有。”

“难道也有人跟您作对吗？”

“啊，我的朋友，您还是抬头数一数您头顶上的星星吧，”他无奈地指了指星空，“我的敌人和天空中的星星一样多。”

讲经师苦笑了一下，像一位烈火中的殉教者。

这个神圣的男人品德是何等的高尚！他虽然遭人诽谤，却丝毫没有任何的抱怨。安娜忽然因为欺骗了他，又将他置于脑后而深感内疚。他这一丝苦笑和他用星星来比喻他的敌人使安娜印象至深。“原来他也有敌人！”她暗暗地想随即又萌发了要保护讲经师的强烈愿望。

“有一些自以为十分虔诚的太太和先生们，”堂费尔明接着说道，“只是一个劲儿地看谁进出教堂的忏悔室，谁经常去忏悔，忏悔了多长时间谁又不认真去忏悔……那些先生、太太们常以此为乐，我的敌人就趁机用这在做文章。”

庭长夫人不知为什么，脸突然红了起来。

“所以，我的朋友，”德·帕斯又说，他并不想对后面一条理由做过多的阐释，“您还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和其他人一起忏悔比较合适。有的时候您可能会有更多的话需要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您可以事先通知我，我可以给您在我不听忏悔的那天安排一个时间。这不会有人知道的，我想我的敌人们还没有卑鄙到跟踪我的程度。”

尽管庭长夫人认为另外安排时间见面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但她实在不忍心和好心的堂费尔明唱反调。

“先生，您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办，您什么时候叫我去，我就什么时候去，我对您的人品怀有绝对的信任。我愿意对您一个人推心置腹。我想什么，做什么，有什么感受，都会让您知道，我真诚恳求从您那里获得光明，以驱散多次包围我，而又挥之不去的黑暗。”

安娜说到这里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情绪有些过于激动，这太不符合她的身份了，于是她便不再说下去。刚才打的比方似乎不太确切，但她又实在不想把话挑明，只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讲经师并不在意她的用词和表达方式，他听到女友能这样说，内心感到非常欣慰。他受到了巨大的鼓舞，终于使他说出了让他感到难过的那件事情。

“我亲爱的朋友，既然您赋予了我这个权利，”他笑了笑，又点了

点头，“那我就再批评您两句。”

他又笑了笑，再怔怔地看了她好一会儿，这着实令安娜感到有些难堪。

安娜像个小孩子那样，有一丝害怕，但这一点反倒使她显得更加妩媚，并且，德·帕斯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昨天您去剧院看戏了。”

庭长夫人瞪大了眼睛，因为她觉得这实在不该有什么让人觉得奇怪的，所以她的眼睛仿佛在不假思索说：去了又能怎么样呢？

“有许多软弱的人将偏见当成了宗教，这的确是一种误解，您知道，我一般是反对这样做的，您去看看演出不但是合理的，而且还很相宜，您是很需要出去散散心，而且您的丈夫也很希望您这样做，可是昨天却是禁止娱乐的日子。”

“这一点我忘了……我也并不认为……说真的，我并不认为……”

“安尼塔，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可是，问题还并不是出在这里。不论是昨天去看戏也好，平时去看戏也好，本来都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只是斐都斯塔宗教界里的人们喜欢夸大事实，而城里的这部分值得尊敬的人又将某些违背宗教习俗的事情看成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安娜耸了耸肩，她真不明白这怎么能算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她在剧场里从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进入了另一种高雅的思想境界，感受到了宗教艺术的激情，受到了教育……

讲经师只是看了安娜一眼，就明白：他的病人（他是精神医生）拒绝服药。这使他想起了一句有关爬坡的欲语：谁不想爬坡，就让他走平地吧。

“我的孩子，问题的关键所在不是您失去了什么。您的品德并不仅仅因为您看了戏而遭到损害，情况远不是这样的……”他又幽默地、含蓄地说，“可是如果病人不听医生的话，我这个当医生的不就失去面子了吗？人们会议论纷纷，说讲经师的忏悔女弟子不去为亡灵

祈祷，却跑到剧院去看《唐璜》，也不怕他生气。”

“别人是这样说的吗？”

“可不是嘛！在圣毕森特修道院，在一直为您说话的唐娜·佩德罗尼拉家，甚至在大教堂里，到处都有人这样议论。莫乌雷洛先生由此还开始怀疑唐娜·奥索雷斯·德·金塔纳尔的虔诚了。”

“这么说，由于我行为失检，让您感到难堪了？”安娜心怀歉疚，忐忑不安地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孩子，千万别这么说！这只是您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这件事还没您想象中那么糟糕，谈得上难堪和有失检点吗？对我来说，只有自己做错了事，才会感到难堪。而您的行为还没有严重到有失检点的份儿上。其实您本没有错，您只是没有想到会有闲话。这算不了什么的，您想，我会去理会这些无聊的小事吗？这只是人们无聊闲暇时开的一个玩笑罢了。让我们现在抛下别人的眼光与闲言碎语，来一起谈谈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即对您的心灵进行治疗的问题。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当然不是指索摩萨先生，他是一个好人，但不是个好医生，他的医术并不高明）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他停顿了一会儿，眼睛不再盯着天上的星星，他把椅子略微往安娜身边移动了一下，又说：

“安尼塔，尽管在忏悔室里，我不仅可以作为一个替你解脱罪孽的神父，而且还敢以灵魂医生的名义和您谈话，虽然说我对您的现实情况已相当了解，但是基于一些您也了解的原因，我以为……”他的声音变得有些颤抖，生怕这样做太危险，但又忍不住说，“我以为……如果我们可以在教堂外交谈几次的话，我想效果一定会更好。”

安娜听到此话后，在黑暗中感到两颊有些发热。跟他交往以来，安娜第一次感受到讲经师是个男子汉，而且还是个仪表堂堂、身强力壮的男子汉。那些总喜欢把人往坏处想的人说他又多情又大胆。教区法官大胆地说了那几句话之后，空气突然变得寂静起来，连她女友急促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

堂费尔明在努力地保持平静，他缓慢地说：

“教会里一直存在着某种势力，它使得人们谨小慎微，许多有趣的问题得不到认真地分析。我们总是显得那么匆匆忙忙，我必须尽到自己在教会里的义务，不能忘了教区法官的身份。即使是您在那儿也不能随意说话。另外，进了教堂，信徒也只能说一些有关自己的罪孽或即将犯的罪孽的事情，别的事好像都是多余的。在那里讲优良品德几乎等于亵渎神明，在那儿是绝对不能讲的。那么，要达到我们的目的，讲一讲也是十分必要的。您读过一些书，知道许多教士写当时妇女习俗和特性的书时，只写阴暗面，将她们写得漆黑一团。因为他们写的都是忏悔室里的妇女，她们在忏悔时只会讲自己的不端，不仅不加以掩饰，反而加以夸大，而对自己的美德和善行却闭口不谈。这样的书和这样的人随处可见，不出西班牙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教士，比如说大名鼎鼎的大祭司伊达（十四世纪西班牙诗人俗名胡安·路易斯，作品有《真爱诗集》等。）和蒂尔索·德·莫利纳等。”

安娜微张着嘴静静地听着，讲经师的话语如同从花间细沙流过的潺潺溪水般柔和，令人心醉。她已经不再去想他的敌人对他的无耻诽谤，甚至已经忘了他是个男人，她真想无所顾忌地坐在他的膝盖上，就像她自己听说的在纽约的电车上女士坐在男士膝盖上那样。

“我们需要了解全部事实，”堂费尔明接着说，“这里的全部不光是丑恶的一面，也包括要了解美好的一面。健康的身体为什么要治疗呢？正常的肢体又为什么要截去呢？我发现，在忏悔室里有许多事情是您所不愿讲的，可在这儿，您就可以对我放心地说，在这儿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随便交谈，这是亲友间的促膝谈心，我就喜欢这种方式，您不仅需要得到批评，指正，也需要得到真诚的赞扬和鼓励，其实在您认为完全不好的思想和行为里面也有不少好的东西，在忏悔室里就不能过多地进行正确的分析。实际上，在忏悔室里是不能进行分析的……这方面的道理就不用多说了，我一开始讲，您就会完全领会的。现在只讲最后一点。我们可以在教堂外面谈我们的看法，这样您就不用经常去忏悔，别人也不会议论您的圣事是做多了还是

做少了。到了忏悔日,不用花费多少时间,就可以忏悔完了。”

这么大胆的设想连讲经师自己也感到十分吃惊。这只是个模糊而又笼统的想法,讲经师自己也没有做过认真的考虑,而且这一念头出现后就被他自己否定过千百次,因为他怕自己太冒失,会使庭长夫人感到害怕,继而对忏悔神父的意图产生怀疑。这次鼓起勇气说完自己的想法后,讲经师颤抖着等待安娜的回答。

而事实证明讲经师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天真单纯的庭长夫人完全同意讲经师的话,她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滔滔不绝地说了不少话,她这样做给他的朋友增添了勇气。

“好啊,这么办吧,教堂里的忏悔还是照常进行,该给上帝讲的还是跟上帝讲。”安娜愉快地接受了讲经师的友好提议,决定让他来听自己的心里话,请他帮自己出主意,安慰她时常受折磨的心灵。

讲经师默默听着,他身在暗处,脑袋倚在凉棚的铁栏杆上,凉棚上爬满了茉莉和忍冬的枝条,安娜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倾听者,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她那坦率而真诚的言词像甘露一样流进讲经师的心田。当她讲到伤心处时,心情激动,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安慰。严肃的气氛已不复存在,绷紧的弦在悄悄地松开。“说吧,放心大胆地说吧,”教士心里想,“愿上帝保佑您。”

这时,四周一片寂静,只能听到安娜柔和的声音,还有那晚几乎感觉不到的微风沙沙的声音。

讲经师和安娜都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您说得实在是很有道理。”安娜激动地用发颤的声音说,“我的确需要友情和安慰。多日来,我一直都感到的心绪不宁,原来一些积极的想法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悲观和绝望。”

“啊,天哪,这样可不行,安尼塔,千万不要用‘绝望’这个字眼,太可怕了!”

“您简直不能想象我昨天下午是什么样的心情。”

“很烦,是吧?尤其是听到那些钟声的时候。”讲经师微笑着说。

“您别见笑。正如金塔纳尔所说的,可能是神经性的,也可能是

别的什么，总之，我感到心里烦极了，这也许是个很大的罪孽……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补救。”

“千万别这么说，也别这么想，”讲经师打断了安娜的话，他又顿了顿，想尽量使语气显得和缓些，“想进行补救，就算不上罪孽了。只有不想补救，才是罪孽。上帝保佑，只要您想补救，就一定能补救。我们现在谈论的正是这个问题，我的朋友。”

安尼塔向来对忏悔是十分迷信的。这会儿她感到自己的忏悔神父完全理解她的心思，理解她想说的一切，于是便下决心将昨天下午发生的事全部告诉了讲经师，只保留了纯属偶然发生的事，不过，她还是没有提堂阿尔瓦罗的名字，也没有讲那匹白马。

“以往，我一心烦就爱哭，”安娜说“就想做出点牺牲，这是您已经知道了的。可是，昨天下午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对您开口……反正，如果是什么就说什么，那我说，这是罪孽了，是叛逆，是非常可怕的。但以我自己的意见来说，我又觉得并不是这样。”

接下来，讲经师就静静地听自己的女友讲了她叛逆的几个小时里心里想些什么。安娜说这几个小时在她孤单的心灵里是最美好的时刻。虽说她没有确切地说明自己想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而讲经师却完全明白了她的意图。但是他仍然很难想象安娜看了《唐璜》怎么会想到上帝，对宗教产生了一片温情。

安娜说，当时也许自己有点精神失常，不过，发生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了。她有几次在看与宗教无关的演出时，心里就会慢慢地产生令人欣慰的对上帝的爱心，眼中流泪，信心倍增……一天，她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孩用渴望的眼神看着其他孩子都有的气球，而他手中却空空如也，于是安娜给了他一个比塞塔，让他买只橡皮的气球。她赶紧背转脸去，免得人家见到她在淌泪。开始时，这泪水是苦涩的，后来，脑海里出现了一些其他念头之后泪水就变甜了。她的心里听到了上帝有力的声音，感到有一只手在将她心灵的痛苦抚慰……这是怎么回事？她自己也说不太清楚。

她请讲经师理解自己。她说，自己在前天的夜里看到刚进修道院的修女伊纳斯倒向唐璜的怀抱时，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的情况……讲经师终于弄清了这种与宗教丝毫不相干的情况，原来她是由此及彼，爱屋及乌，由对那个热恋中的女人同情进而思念上帝，热爱上帝，她想象上帝就在自己的身体里，这种情况和那天赠钱给穷孩子买彩色气球完全一样。这究竟是在什么力量的驱使之下出现的呢？讲经师非常明白的，这不是真正的虔诚，靠这种一时的冲动是不能为上帝效劳的。难道这也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吗？是她这个童年时心灵就遭到扭曲、爱好冲动和冒险的灵魂出现了危险的信号？

“情况是多方面的，”受到她的女友的激情感染，讲经师竭力使自己汹涌起伏的情绪平静些，更谨慎些，“情况是多方面的，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比方说，昨夜的危险就是很大的，”讲经师显然当时还不知道堂阿尔瓦罗也在安娜的包厢里，“往后一定要避免发生类似的情况。”

庭长夫人随即谈到她无法克服的焦急心情，想飞出自家的狭小天地，得到更多的感受，无论是酸、甜、苦、辣、咸，不希望像别的女人那样成天无忧无虑地混日子，她讲到一般的爱情，尽管不理解的人嘲笑它，但爱情并不荒唐。她曾经说过的，金塔纳尔只是爱看戏，做收藏家，与弗里西利斯和猎枪交朋友。她如果说自己已经对他那种缺乏热情的、心不在焉的爱感到了满足和幸福，那简直就是在撒谎……

“您所说的这些话……”讲经师对她说的话考虑了一下，作了个归纳后说“从宗教的角度看，已经接近罪孽了。”

“是的，我自己也曾这么认为的……不过，凭自己的感觉，我说的这些还不能算是罪孽。危险是存在的，这我不会否认的。但也还绝不是罪孽。”她说话的声音突然改变了，“这可能确实有些荒唐，像是庸俗的浪漫主义的情调，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么回事！”

“我，是根据您的内心感受而不只是凭您说的话而进行理解的，我的朋友，我想您应该相信我，我绝对是根据实情去理解问题的……不管怎么说吧，危险的确是存在，请您一定仔细听我解释。安尼塔，

我们之间肯定能够相互沟通的，我刚才说过，很危险，已经接近罪孽了，而且我还要说一句，安娜，如果您全力以赴地追求的目标、理想与您的灵魂，与一个体面女人的身份不相符的话，那显然就可算是罪孽了，如果我们不尽快将精力投入到有益的事业上，不加节制地让那危险再出现，那您就会很快地走上不健康的、令人失望的一条路，请您相信我的话，安尼塔。您给了孩子钱让他去买气球，然后自然又想到了上帝，感到了上帝的存在，这无疑是很好的，是非常神圣的。如果在您说的事情上存在着某种精神论，那也不算什么危险，因为当事人是您，我一定会帮助您将它连根拔除掉的。可是最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情况不是这样。您见到一个浪荡公子进入一个修女的房间里，或见到她在浪荡公子的家里，依偎在他的怀里，见到一对亵渎神明的情人进行拥抱因而想到了上帝，这可并不是好事，它并不神圣。这是件坏事，这是无视通向虔诚的正常途径，是以自私利己的傲慢去蔑视健康的道德，试图通过不正常的途径以达到遵守教规的人们经过各种不同的道路才能到达的境界，我话说得可能比较严肃，还请您原谅，但事到如今我不得不这样说。”

讲经师停了一会，他是想看看安娜爬他为她设置的这个山坡有没有困难。

安娜一声也不吭，她正神情严肃地反复思索着忏悔神父说的这番话的含义，她并没有觉得这是个坡道，反而对他强有力的言词和自己的批评感到高兴，她不喜欢他赞扬、恭维自己，反而更珍视他那番严厉得几乎有些刺耳的话。

讲经师接着说，语气和缓了一些：

“眼下能做的就是利用好的苗头，利用您虔诚的先决条件——我暂时就使用这个字眼吧，因为现在可能还不是详细跟你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刚才说过了，一定要去利用您信念的倾向和爱沉思的习惯。从小您就有这种特殊的习惯，它在提高您的道德观念上曾经起过良好的作用。为什么作为一个基督徒有那么多好活动？为什么真正宗教的各种礼仪比之新教单纯的冷漠的忏悔而更令人注目，更

加隆重？原因就在这里了，您现在需要一个目标，这就需要您做些事情，以唤起您对上帝的信仰和虔诚，而这种虔诚，我的孩子，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讲经师说完后，笑了笑。“您只有成为上帝虔诚的信徒，才能最终满足对爱的渴求。希望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别光注意字眼，要领会我所传达的精神，尤其信仰一定要虔诚，光入了教，当上基督徒，实际上却像个异教徒，那可不行。您千万不要相信‘宗教礼仪和教规都是次要的，重在实质’这样的胡言乱语。这种说法全然不对的，我的孩子。礼仪和教规也很要紧，形式上的东西也是很重要的。上帝曾经对一个女人说：‘孩子，你如果惦记着我，那你就应该放弃索里亚描述的修女和花花公子之间的爱情，你上我的教堂来，你的心灵就会得到鼓励，你要进行祈祷和静思，参加宗教典礼和慈善活动。概括地说，这就是对我的信仰……’”

讲经师将这么庄严、崇高的话题，用这么随便的语气娓娓道来，安娜听他的话，又是想哭，又是想笑，就像安德罗玛科（《伊早昂纪》中的人物）那样。

这个晚上的时间飞一样地过去。大教堂塔楼的大钟在那边升腾而上的雾气中远远地窥视着凉棚下面这一对正谈得投机的男女，这时大钟敲了三下，像是给他们报时，因为连它也认为他们谈得够多了。然而，他们却根本没有听到钟声。

佩德拉在院子的暗处自言自语抱怨道：

“七点三刻了，谈兴还浓着呢。”

女仆非常好奇他们在谈论些什么。她踮着脚尖朝凉棚走近几步，并竭力避免踩到枯叶，发出响声，她还是怕被发现，便又退到院子里去，但在那儿她就听不清他们说什么了。她突然听到安塞尔莫打开了大门，主人进了门，佩德拉匆忙迎上前去，如果主人问夫人在哪儿，她就准备撒谎，说她在三楼或阁楼，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干家务事。她不想也不敢将讲经师的来访告诉主人，尽管没任何人让她这样做。她认为这样应该是顺着女主人和她的朋友堂费尔明的心意的。他们不是曾经瞒着堂维克多叫她送过信吗？既然是这样，就没有必要让